

諤

崖

脞

說

嶧嵒說序

人之得天者既全則其表克彰而家
承之資亦獨存是以孔庭之訓韋氏
之經卒以成括嗣象賢之誼蓋自古
然也余友革農章君積學淵雅提身
醇潔為世所推重占綿文垂十年如
一日余承乏齊魯諸邑皆倚其摩畫指
陳所及無不曲中肯綮暇日或寄情於

詩歌言調津璽詞旨絕佳而尤精於考
核久已折其識之卓而學之邃也已丑歲
出行篋中謬涯脞說一書眎余曰此先君
子手錄弄藏久矣今春僑寓祝阿明府
范公席炳贊予付諸梓子盍為我序焉
余受而讀之有同蟬嗜憶自弱冠時即知
苧田先生為名進士占諸太史錦
張侍講顯為金石文所著有浣雪堂詩

文後如千卷此書其金韻之一斑乎然已
足與書影說銘諸名刻並傳不朽而因
呂嘆莘農家系之獨厚也爰集同志周
君芭林羅子耐齋余味近蓬分任校讎
共戴其事莘農辱序於余故以不文
謝謹附識之於左時札隆辛卯四月上
泮仁和萬縣前知書於臨清官舍之思
政堂

鵞嵯脞說自序

清談始於典午說部盛於李唐要其議論風
旨無傷雅道足資考據廼足尚耳 本朝名

家如周櫟園之書影汪鈍翁之說鈴宋西陂
之筠廊偶筆王漁洋之池北偶談分甘餘話
皆裨官家之精金良玉清言雋永瑣事解頤

未易率然梯接也不肖食貧浪遊性喜鉛槧
家居之日少作客之日多或南皮高會談讌
餘芬或東甌分光一甌借讀以至著屐攜筇
輪蹄所及每有所得輒默識於懷初嘗蒼作
一編以盟捱脞說目之蓋義取周禮春官掌
夢之職厥三曰噩夢呂譬況半生之偃蹇侘

際而假此荒寒瑣碎之筆墨消遣破除徐捱
歲月云耳癸丑通籍之後故少宰聖湖姚先
生延致皖江搜行篋中見之謂其書可傳而
命名之指嫌於詭激目為不肖更其號曰諤
嗟且鐫章呂詒之蓋勗之以審諤之節而不
奪其嗟所之風重違大人先生期勉之意遂

焚棄原叙而別題數語於簡端至編中著語
皆一時興到文不加點比之名流說部深媿
不堪與酪作奴而經吾友諸太史錦鍾侍御
衡張侍講灝茅明經應奎黃文學家相高孝
廉藹互加評點交口薦樽覺雞肋之味棄之
仍可惜也故櫝而藏之若曰國門之懸則吾

宣敢

雍正十三年九月既望章楹自識

例言

發凡起例廼所以明著述之繇茲編本爲彙等排闕之
方放筆先草一序次卽拈豪逐節任意綴之初無義例
可舉迨紙墨漸多部署稍別遂分四種則不能不以發
凡首之原序所云無統無部蓋未定之言性匪護前嬾
不復改今原序已刪去

詩話之作古今頗多但評論昔賢者非有獨見之奇每
致不鮮之訁惟 本朝漁洋櫟園數公祇紀同時聞見
故應自闢蠶叢茲雖未敢效顰然一本心裁俱由目治
第以均堂膠芥蠶海淳澗眇眇諛聞不能廣及爲媿耳

即在交遊掛一漏百行有續編

目以詩話則無關於詩者不應闖入第編中所載亦惟單辭斷韻或箚藏未刻之詩畧登一二若已有錄本行世者概不蔓引意在表微非徒集腋也

扶筇駕筍挾異討幽濟勝隸人筆舌互用此記遊之所尚也斯編碎碌非是之儔惟是客路解鞍荒雞曉月蒼茫四顧偶觸羈懷歷久勿忘瞑觀若覩飯餘弄筆一拈出之耳拙集別有遊記十餘篇不入此錄

或嗤予遊歷甚隘又多人所習見者奚容喋喋此殆不然唐人咏巴山雨聲東坡記承天月影此豈世間希有

之境耶風光物態眨眼前塵寫我會心亦足以發人悲
惜非謬作調水符記里鼓也

古今之遠天地之大何奇不有志怪搜神諸臯肉搜纂
幻纂詳顧流傳既多真贗莫辨予生平從未見一奇事
從未聞一怪物若聞之而鑿鑿者則時有焉類筆數條
命曰詫異言我亦自詫其異耳匪實信之乃亦何能盡
疑之耶首紀婦殺夫夫棄嬪人倫禱杙怪莫大于是故
拙集初編有譚叢一卷凡已載者皆不重入

詫異所錄不過如蘇長公強人說鬼聊供軒渠無關掌
故至如年來邸抄所見奇祥上瑞屬集輯臻太史職之

匪儒生所敢私志也概不涉筆焉

凡散帙逸編偶有覩記堪裨攷索可資議論者非世所習見則錄而存之每段系以拙見發明畧倣史氏長編總論之意三長無取一得妄鳴何異兒曹稱姪坐衙縣蠻對簿作此寂寂定知鬼亦抑揄信筆便書都無竄易見者勿哂其蕪疎可也至于時代後先俱不復計則五卷皆然無庸曲摘

浣雪堂主人漫識

謗崖勝說總目

第一卷

詩話

第二卷

昔遊

第三卷

詫異

第四卷

撫軼上

第五卷

撫軼下

謬崖脞說卷之一

新城章 櫺亭山漫綴

每飯罷拈筆作楷書數百箇既無所鈔則隨意
所存想而書之故文義未順本不起藁也自註

詩話

唐人作詩有所謂尊題格者在贈人之作亦必自占地
步如昌黎有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屯句以
狎邪小人況他而以忠直自況亦失理甚矣又其甚者
石鼓歌欲極嘆岐陽獵碣之高妙至以陋儒編詩不收
入二雅褊迫無委蛇爲口實亡論尼山以外別無編詩
之陋儒而二雅多周公撰著裔皇深厚如此而以褊迫

不渠眉評
昌黎有知定
當從首謝過

詞之可乎。文人誕謾于斯極矣。此題向以韓蘇二詩爲絕唱。本朝諸州廬錦作詩一篇。凡百韻。纚纚千言。陸離古奧。舉風提雅。凌獵冰斯。而實則文從字順。控縱如意。余嘗謂觀州廬石鼓篇。而猶以爲古人名世之作。後人不能更加者。真妄庸自棄之見也。桑伊佐作鎮海樓詩。七言長律。亦排至二百韻。此前人所未有。然伊佐可傳處。却不在此。

陶穀儉邪貪鄙。最爲污下。不但袖中禪詔。詒笑千古也。開寶中以學士奉使吳越。獻詩二十韻。末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此豈大邦重臣。下臨藩服之體。又浙帥

開。寶。有。金。叵。羅。殺。欲。得。之。因。稱。政。帥。探。知。其。意。以。一。副。
贈。之。故。以。詩。謝。云。乞。與。金。鍾。病。眼。明。其。苟。得。無。此。如。
此。則。向。之。頭。白。掃。門。不。過。欲。多。貽。贈。賂。耳。余。題。秦。弱。蘭。
一。絕。云。郵。亭。新。柳。翠。毵。毵。擁。帚。低。鬟。一。笑。愁。此。夕。風。光。
真。箇。好。欲。將。天。水。換。江。南。陶。贈。秦。詞。寓。誅。意。之。辭。于。微。
婉。之。內。未。易。爲。淺。人。道。也。

予少作無題十六首中有一聯云家鄰曲水雙橋外人。
在春風二月初時年十七尙未見陳迦陵集也後八九
年受知于秀水令吳商山夫子階芝寫呈舊作一軸夫
子大賞此聯以章曲水呼之嗣是傳播浸廣雍正三年

予渠眉汗
余亦從同且
數勝迦陵時
不自燕一聯
政自過海變
多許耳

予如京師諸庶常襲七錦數從人間章曲水不去口然
予已病其同迦陵句改云行來曲水雙橋外坐恰新鶯
數囀餘自謂未減原句也二年後諸先生南還選錄浙
中詩爲清風集登予詩二十餘篇仍以此聯爲絕唱而
皆余改本遠不相逮且謂偶同陳句正古人襲故彌新
妙境歷舉太白摩詰荆公山谷諸公襲用之句相發明
其說甚辨故諸先生選本則仍之而予所雕浣雪堂詩
則用改本兩行焉按迦陵句云烏號北斗三更後人在
東風二月初二句各意予則十四字共寫一段情景又
殊一春字實有鳬鴈之別然論定在五百年後非此時

不集眉評
眼前意無人
曾道故白可
傳

所當硬排註脚者也

錢唐陳二十八墨樵

景鐘

詩詞字畫並入能品有江行

竹枝十餘首尤得古意偶記其一云女兒生長富春江
不解懷春感吹簫阿姊有郎哥有嫂羞它打槳定雙雙
命意屬辭俱有風人之旨不僅效前溪子夜聲響而已
投余詩牋甚多常爲學書者持去故不多載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人皆知之而其機實肇
於王安石則人所未悉也安石門生子脩相繼得政鑄
寶鼎列元祐諸賢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
馬光諸公比魑魅自是黨論大興與國俱燼金人入汴

黃鸞峰評
涉護安石痛
派文成張心
一也

茅渠眉評
語帶風霜得
鐵魁之旨

謬崖臆說

卷一

三

見鼎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碎之
北轅之既安石實爲罪魁而後人猶以文章可觀曲爲
揜護亦喪心之論也余嘗有一律咏安石未著集中今
附于此詩云當時觸石綿延起散作狂霖遂陸沉端禮
豐碑猶毀跡雒陽譏鼎自嶮嶽空憐杜宇傳先覺無那
權郎劇野心乞與名封不無意荆舒氛惡早駸駸按安
石生時母夢權入其室故小名權郎平生躁動不肯坐
非睡卽行後由荆國進贈舒王荆舒是懲謂非南牧之
兆耶

余友仁和周岷左錫輅僑居餘杭之閑林步其人風流

儒雅冠絕流輩。書法精楷。殆入董文敏之室。詩尤工五言。其得意處。陶韋亞也。然善病。落落寡合。今不相聞者十餘年矣。每一念之。忽忽竟日。向嘗以所爲紀夢詩寄亡友鮑虞臯。且題其序曰。辛卯陽月。夢與章君桂天。鮑君虞臯。偕遊一村。落柴門竹徑。室廬蕭然。余一足踞床。一手憑几。繙平生自製詩。鮑君居右同覽。章君且行且聽。余曰。近日又成一集。惜未攜來。因朗吟數聯。有叢菊裝秋枕。餘英帶露殮。人家烟樹迴。香稻隴雲平之句。兩君交口稱善。章君忽進曰。君食餅未。余曰。未也。敢請。章君急呼小童取來。授予一。自取一啖之。如握滿月在手。

厚寸許。脂凝玉糝。堪喻其美。非人間物。余與鮑君各分一半食之。甘美異常。時兒子乾侍側。鮑君分半之半與之。曰。此餅不易得食也。旣覺。猶津津齒頰間。洒然嘆異。吾三人殆不終塵世。跼蹐者乎。因誌以詩。予亦有踵韻之作。詩多不載。玩其序。殊非偶然。顧虞臯名滿吳越間。一旦無疾化去。岷左猶局蹐諸生中。余年過四十。纔得一科。而再阻公車。依然村校書也。回思作夢時。將二十年矣。此非所謂痴人前說夢者耶。惜岷左詩可見者甚少。卽夢中兩聯記之。亦足彷彿吾友也。因脩誌緣起於此。

蘇明允本不能詩。一日在歐公席會。餞歸客。與坐者八人以黠然消魂。惟別而已。分韻。明允得而字。苦索久之。乃云。談詩究乎而。解顏可知。王介甫亦在坐。遂作二疊。一曰。風作鱗之而已。爲典妙。二疊云。春風垂虹亭。一卮湖上持。微兀何賓主。兩忘吾與而。尤爲渾然天成。君子不欲多上人。明允之恨介甫。實始于此矣。曩共某先輩小飲。枰中肉皮有毛。戲拈皮毛二字。各作七字聯。先輩初云。賸喜趨庭有鳳毛。後乃云。盪穢須投大腹皮。儼然自以爲豪語也。予遂巡呈句云。臺上黃金誰買骨。懷中名紙任生毛。又云。生本不營三兔窟。窮來寧值五羊皮。

茅渠眉評
可足成一律

言五月言
一坐擊節先輩。但目懾之後。竟不復論詩。予深以爲悔。
桐溪朱某。每日負其斷句云。軋鴉何處一聲。櫓驚起樹
根花鴨。羣故自有無人態。

康熙丙申。以先荆天逝。余亦假館他處。負郭敝廬。惟迎
許氏寡妹代侍。先慈殘冬一歸。發春又出。歲以爲常。
自題小聯于書室曰。斗室似家。還似旅。主人如客。亦如
僧。一日有老學究語予曰。吾爲易三字。乃曰。斗室是家。
還似旅。主人非客。實如僧。此欲將膠青活岫作濃填蟬。
翅伎倆也。予爲之胡盧一笑而已。時又自題聯云。盛年
已似冬烘老。晚節何慙春夢婆。枯寂可念如此。

夢渠眉評
竟是花間絕
調興裁片錦
碎璣足以不
朽矣
黃鶴峰評
以此天才而
與先生為仇
儼使天未其
年則蛾眉風
雅豈至藥哉

先荆周氏十五結褵性淑而慧初不知書予夜讀時輒以女紅相伴稍為解析字義始啜唐絕句數首及花間小令一再過即能口熟至調叶四聲一語即解亦異事也所居西城女牆之外即茗溪大橋橫跨其東一日偕坐後軒看雨新燕掠溪如剪忽哦哦久之命予操筆書曰風滿溪雨滿溪風雨濛濛燕子飛畫橋西復西蓋長相思之半闕也予甚驚嘆令更足成其半笑而不言予因為足之亦未以為可也今不後偶為亡友鮑虞臯言及虞臯謂此化人天籟不當強續然先荆深戒予勿為外人言聞亡友言甚不悅嗣是亦不復更泥予啜詩矣

秋燈耶知道
物於此定非
無意

詩庫別註

卷一

後三年竟卒而虞臯亦以是秋下世歿後吾友黃靖方
錦虹昆季偶爲扶乩之戲忽虞臯降壇詩文酬答宛如
平生且爲傳達先荆消息語近荒怪茲不盡述余別有
玉陽青鳥志載之甚詳

東坡先生好獎士類經其品題者稍能自樹立則居然
名世矣如爲雲龍山人張天驥撰放鶴亭記讀之真若
世外高人然張實一多收十斛麥之村夫無以表異終
亦泯泯坡嘗語人不過鋪席料耳其理可曉然矣其門
下著名者莫如秦黃少遊詩文雖少傳而詞實作手若
山谷詩旣生澀寡韻其詞之淫媒鄙俚有爲吳歌打棗

茅渠眉評
妙論過於鈍
吟

竿所不屑爲者而耳食之徒至以詩配蘇以詞配秦陳
師道輩又衍之爲詩派皆羣盲拍肩之智而已何足道
哉且如山谷自負其句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
卽江山每舉以教人又謂不欲以常語雜之終不能成
篇此二句亦復何妙入東坡放翁手卽土苴耳又一詩
云雙鬟六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稱子婦之色以
贈其兄此何理也朱晦翁謂其詩多信筆亂道秀鐵面
訶其好作淫詞當墜驢胎馬腹豈不諒哉其得以翰墨
風流揖讓東坡淮海間真僥倖耳

山谷書法第一詞自
有絕佳處然風雅掃

地者不帶什之六七
至詩則不足言也

禦兒呂子叙

懿範

孤情絕照。邈然塵壚之外。間作小畫。

秀韻拔俗。如其人也。康熙甲午。余始來禾中。時子叙長于余。且二十年。一見契合。引爲忘年友。和予所爲送春詩。且過從邸舍。談誼鄭重。其婦兄徐神功先生時年已七十餘。嘆謂予曰。吾子叙蹈躋時流。無當其意者。獨于君引重至矣。別後。予以二律懷之。子叙用繭紙長卷。寫枯木竹石。踵韻題四詩于後。寄貽有句云。君方自號虬髯客。我亦堪稱老畫師。其風致如此。

余嘗自篆一明年石曰虬髯客

子叙忽得疾。將易簀。從容盥頤。整冠帶。命筆作擘窠大書一聯云。衾影無慚任爾招。從冰鑑過閻羅。有道恕余。

不帶紙錢來。命粘于中堂。洞開重門。倚枕而逝。及夕而
其婦亦卒。相距僅數刻耳。余爲四律哭之。今此藁已亡。
惟子叙諸卷寶之。笥中嗚呼笑言如昨。而其人已千古
矣。

仁和王雪子

照

詩才清麗。吐屬無凡語。始因虹川

卽虞

與予定交。虹川歿後。僑札之分益深。然其爲人秀羸。善
病。又苦貧。歲持襖被出遊。余乙巳北征之後。不相聞者
六年。雪子以庚子舉京兆第六人。需次久矣。可念也。偶
記其紫溪道中一律云。清淺灘如燕尾。差層雲不動。雪
飛遲。乍寒村巷。陂陀路最好。溪山黯黯時。甚欲綠尊傾。

琴渠眉評
絕似史淵集
中俊句使君

定自不凡

茅渠眉評
吏隱得此
雅當與長
舊令鮑冠
財府並傳
然在任收
數千金解
後一貧如
子乙巳在
時至無衣
客尤為希

詩林勝說

卷一

素醲。還。能。白。戰。和。新。詩。失記末二句換蓋次虹川韻也。

雪子書亦工。與予牘札。尚有藏弄者。聊存一詩。彷彿其

標韻焉。畢夕忽得雪子書知首夏抵都方館于大

臨潼王柘邨。以秦川貴公子作令於潛跌宕喜吟咏

日可得數十首。好與山人墨客往還。蓄書萬卷。移官之

日。連艦不能載。亦近今鮮遺者也。初亦因虹川雪子問

交于余。數折柬招余過其官舍。未果往。虹川歿後。索余

詩集去。既為之序。又題五絕于後。以歸。今紀其二于此。

君來應驗水流西。橫溢才華黛影齊。寒夜披翻類漁父。

桃花引我武陵溪。人琴深痛鮑虹川。早侍蓬萊玉案邊。

從此吟。曾君獨據酒闌。燭跋走千篇。句法故瀏然。以清也。柘邨與予詩不下百餘軸。投贈之繁。一時無兩。

康熙辛卯冬。余僑寓烏程。有女郎吳氏。與所私少年共沉于河。凌晨喧傳。余往視之。二屍相携。植立水中。選綵而衣中單。逼袂俱極。周綴雪。頰瑩珠。青鬟漂淥。真神仙中人也。觀者數千人。悼姍匪壹。予哀其用情之堅。首爲一詩弔之。有句云。慘憐攜手仍今日。想像摧心計昨宵。情有根芽。天與措。恨無硯礪。酒難澆。全篇不載。蓋旣出之水。女手猶持。少年腕堅不可摩。故云爾。女實倡家。火而併瘞之。噫。亦可哀已。

明袁海叟以白燕詩得名。此最可笑。且如其所謂警聯。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二語無論格調猥俗。亦復了無理致。漢水梁園與圖雜撰。月明雪滿氣候紛糾。無影既非白之真詮。未歸又不見白之形似。況中夜雪天原非燕飛之時。兩言縱極力寫白。亦終與燕胡越也。豈知時大本珠簾十二當中捲。玉剪一雙高下飛之天然工妙情景生動乎。李獻吉云海叟白燕詩最下最傳。餘高者顧不傳。此自屬一種氣運。不可以道理推說也。古今如此比者何限。袁作明列朝詩亦登之。按列朝詩集錄詩甚寬。且有既斥其妄而仍錄之者。如閨集錢氏二女之作是也。又甲前集登倪雲林夜泊芙蓉洲寄許鍊師一首。語意未完。殊

不成章。後閱雲林清閨閣集，乃知此選僅錄得半篇，非全詩也。不知何以賞而遂取之。古人固有削去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篇末二句以爲勝者。然此則大非其例。其爲詩，闕無疑。蓋撰錄既多，不能不分任于門生學子。校讐不精，遺誤後學。具眼者要當各自辨識，勿以其爲名輩論定而耳食之可也。附志。

瞿宗吉謝宗可並有味物近體百篇。昔所並推，然工妙可傳者，不過十之一二。蓋此體既不宜空泛，又不宜沾滯。如前所舉時君珠簾玉剪之吟，誠未易造也。近偶見嘉禾張博山劬味物一編，頗有佳什，題亦新採，不襲前人。

今錄二章以著其概。詠諸葛菜云：扶疎紫翠燦窗紗，開出非關蜀相家。若使臥龍營小艸，不妨流馬載閒花。幽芳一姓傳何幸，香土三分占足誇。我亦縛廬思種菜。

未容抱膝對春華。臥龍流馬一聯真。得事外遠致。餘亦
蹀躞可喜。詠嬾貓云。篆養空勤費。夜呼性慵奈。像主人
何。鬚然爨穴防寒早。目送跳梁戒殺多。食飽魚腥春悶
悶。眠殘花影雪皤皤。長卿四壁雖如水。誰管儉詩物似
梭。語語形神逼現。誦之輒欲失笑。張君遊道甚廣。皓首
韋布。揖讓公卿間。豁如也。與同里盛宜山。遠並稱詩禾
中謂之二山。

餘杭沈卜子先生

曰掄

康熙丁卯孝廉十上春官不第

謁選得安平令。常轉軍糈塞外。往還萬里。吟咏益富。謝
事歸。蕭然若老諸生。惟竹簾中詩藁厚四五尺而已。曩

共余酒邊徵逸事爲戲先生亦作嬾貓捕鼠詩甚巧今
不盡憶又作粉奩詩謂老妓齒落腮逼難施粉澤以羌
桃核納口旁其句云多虧羌國雙桃綻襯出吳姬兩頰
妍蓋比事屬辭有所諷諭可謂雅謔也先生集繁殺青
未易優游佚老亦不復屑意于此予乙巳北遊解鞍于
東阿旅店覽壁間題字見一詩云二十年來老孝廉愁
多不寐耳偏尖忽驚爭棧驢言怒旋聽連牀客睡喧姊
妹有情歌贈芍寒酸無福夢挑簾已知富貴天慳甚傲
骨應須急下砭蓋先生丙戌下第南歸時所題未收集
中今錄于此以存一家詩格也

喧字
出韻

青浦張天農先生

德純

幼有聖童之目五六歲時父攜

之遊武林西湖占對神速工妙不凡喧譽一時諸大吏聞之爭相迎致宅眷皆連手縈之犀錢玉果之貽殆不

貲矣

笠翁一夕話載其對句甚脩

後登庚辰進士授浙東一令未久

以虧帑被劾幾重得臯余師戴榜庵

兆佳建平人丙戌進士

先生

令天台首倡捐助得解組投閒以老才命相妨可以一

慨也先生于康熙辛丑來建平頽然暮齒矣曾以晚春

書感二律書箴見貽法老調高才情橫溢題云次家匠

門兄韻而亦覃鹽咸三部雜出殆不可曉然不害其詩

之美也其一云天教一雨潤羣枯人閱殘春氣轉蘇小

醉扶頭還儘得好花婪尾未全無。文結束從時輩風。
日清便及老夫偏。放客牀臨鏡檻。回頭頻自將銀鬚二。
云輕裝典盡只春衫。影瘦從教衆裏嫌。猶愛客時留淺。
酌怕千人每寄空函愁翻塵篋。烏絲錦夢欸烟扉碧玉。
巖自有華陽知慧業不須騎馬問頭銜。此亦可以髣髴
先生晚節之堅孤蕭寂云爾。華亭董閭石葦鄉贊筆中
載時人異相數則稱先生

口大容拳然負異才晚獲一第僅以
邑令贈登食貧以終相不足憑如此

童子時比鄰得一友曰俞勝侶

邠來

故竹馬風鶯伴也

資稟絕穎詩文雜撰不藉師傳而時露英爽尤長于制
義早歲餽于庠名譽藉藉鄉曲間其弟在陸允來亦能

夢渠眉評
文人有才無
命古今不一
然此友已幸
傳摘句圖中
矣

言人月言
文兄弟自相師友予嘗書小聯贈之云我於立妙猶夢
夢君是同懷似友生蓋實錄也然貧甚依其伯父以居
年二十七始婚婚後僅一月歿于陳氏館舍余蒐尋其
所遺零章斷句輯爲紅雨樓遺集後爲一友借觀久而
不歸詢之已失矣至今以爲大恨僅憶得其散句四聯
聊志于此以存吾友姓名而已五言云孤艇依雲住涼
花待露開隴平禾黍際天淡水雲邊七言云僧倚石幢
閒曝背鶴停苔砌倦梳翎鐘沉遠寺夢回枕雪合小窓
人擁爐此皆與予剪燭論詩時所舉似者故能憶之勝
侶歿後遺腹生一子未朞而歿其婦亦旋卒在陸後數

年甫遊鄉校。又卒。尙未婚也。近時文人薄命無有如勝

侶者。

余爲作傳及紅雨樓集序別見浣雪堂初集中

勝侶嘗次虹川時字韻咏玉蘭花詩苦吟力索求其神似。最後忽得句云。忽驚玉燕翩然墜。却是隨風花落時。自謂他花所冒不去也。然予訝其辭氣殊近不祥。翊日其女弟亡已及筭矣。此可以謂之詩讖。

維揚陳東川。

祺

僑居郎步。與予最善。其人能詩而多藝。

往往在秦淮板橋間。與諸少年乘樓船。擲笛。搥鼓。絲肉間。作曲。中老教師相顧以爲勿如。遲暮江村。托末契于里兒。溪叟夷然不屑。旣與余交。過從甚數。倡和頗繁。臨岐

執手白歌所爲望江南曲曰相逢晚半世恨空過一歲
聚談剛幾度知音莫說放歸艤姑著淚痕多曼聲哀思
不啻落花時節李龜年也其詩附見余集者凡數首又
憶其味並蒂虞美人花一絕落句云一歌垓下千秋恨
兩喚虞兮不枉然不費雕斲而有天然之妙亦極可喜
西泠楊澍三汝霖詩有大歷間人得意處與余聚京邸
數月旋有宣府之行嘗以所爲咏柳八章索和蓋亦自
傷搖落托物起興之辭也今錄三首以想見此君攀條
撫枝唾壺欲缺之況焉淺綠深黃一番新年年占盡灞
橋春飄零身世應憐客眠起心情懶並人落日野塘烟

抹斷殘燈。小院雨翻勻。不知今古愁多少。迎送無端。作
效顰消息。常憐花事遲。碧纖痕。坼漸成絲。已柔風力三
分。態尙殢春寒。一半枝客思。乍。鶯。鳥。暮。雛。年。未。解。贈。
人時。眼前多是勞生地。那許幽棲自在。垂曲欄干外。小
樓東。春在誰人凝望中。莫信軟條心易絆。不逢青眼路
難通。有情還惹催花雨。無力偏爭舞燕風。多少暮鴉棲
未穩。垂鞭歸去月朦朧。又斷句如荒臺有客。還停馬廢
苑無人。自舞花半塢。夕陽茅屋外。一篙春水。板橋西。錢
劉而下。蓋未易得此調也。予悉次其韻。具存集中。

劉夢得九日詩。欲用饒字。以六經所無乃止。此雖若稍

拘然自是古人一種遠識。宋子京引周禮籩人糗餌粉
飡字翻之。在飢館輕霜二句。猶有雕績手段。下乃率筆
云。劉郎不敢題饅字。空負詩中一世豪。是底語。去張打
油。胡鉸釘。幾何而世乃以爲古今絕唱。瞽人捫籥之見。
何足道哉。按周禮此條疏云。今飡饅之名出于此。蓋以
當時方言證之。但言飡字之本。亦未嘗竟指爲饅。而卽
据此爲典雅可乎。如今人直呼湯餅爲麵。麵本麥麴。豈
得遂以爲饅名。饅字之稱。大率類是。子京當時徒以兄弟並
掇。時興到不必申此。而絀彼也。子京當時徒以兄弟並
掇。巍科舉世。艷羨紅杏。尙書方且以一語動海內。故題饅。

浪竿亦不妨與。迅霆擗馳之醜。札靈犀彩鳳之搏。檣一側風行。顧具服者。不當隨聲附和耳。

同年生錢唐桑伊佐。調元早年。神駿之目。而予知之未盡。向見其近體詩數首。因未以爲至也。最後同館嘉郡三年。會將別去。徑造其齋。索閱平生滿志之作。伊佐出蘭陔艸堂詩一卷。示予。其樂府歌行古詩數十篇。沉浸漢魏。而醞釀于國風離騷之遺。殆爲元和大歷以下所罕儷。是日乃畧盡吾伊佐之奇矣。因出昔年家園所生合歡竹二節。見示索詠。遂立占兩截句贈之。伊佐兩尊人並高年嫂夫人雅善吟咏。故詩意及之云。暖律何

茅渠眉評
工麗當冠是
題

緣解谷偏兩枝黃玉一竿新錄終不灑英皇淚吹徹參
差。是比肩慈竹檀樂考筭香承。耦兆奇祥。分明虎
節。頒英簪伴爾扶桑愛日長。此二詩亦未收集中。僅志
于此。

近世詩僧頗多。而羽人工此者。殊不數見。禾中道士馬
嘯竹。斯年七十餘。雙瞳碧色奕奕有光。類有養者。工書
喜爲詩歌。少壯時與曹侍郎倦圃朱太史竹垞往還。酌
和歷歷能道之。今秋烟雨樓新建落成。嘯竹登覽作詩
四篇。錄以質余。今錄其一云。一枝藤杖兩芒鞋。九日重
臨烟水厓。青台遠峯籠野色。白搖中渚散輕靈。桓伊據

榻。蓬。三。弄。庾。亮。登。樓。興。復。佳。天。意。隨。人。端。有。賴。鷗。波。浩。
蕩。奇。冲。懷。此。詩。非。其。至。者。他。詩。頗。有。蘇。陸。勝。遠。顧。全。篇。
勻。密。者。亦。不。多。得。蓋。嘯。竹。甚。虛。懷。而。遲。暮。孤。立。與。之。切。
刷。者。少。也。予。以。羽。人。詩。侶。絕。少。惜。而。志。之。

才。色。二。者。並。兩。間。秀。靈。之。氣。所。發。越。非。但。能。兼。者。絕。少。
卽。擅。一。端。而。詣。其。極。則。必。有。大。缺。陷。以。折。除。之。此。固。然。
之。理。無。足。異。者。西。子。太。真。以。色。傾。天。下。而。吳。宮。花。艸。不。
聞。隻。字。品。題。所。傳。太。真。贈。張。雲。容。二。十。八。字。乃。得。之。文。
人。幻。遇。其。爲。僞。托。無。疑。餘。亦。不。傳。片。語。也。其。他。香。奩。吟。
味。率。多。具。體。不。足。詳。論。能。詩。女。士。唐。惟。魚。元。機。李。季。蘭。

茅渠眉評
妙論解頤祝
京兆問之九
當賞齊

薛洪度三校書而已。宋之李清照不愧使章。桂北面朱
淑真亦堪與秀眉子衿驂驪並駕。然一則晚節潦倒。一
則兀耦非人。而亦皆未著有胡天胡帝之美也。故吾嘗
謂絕世佳人。正使不識一字。亦復何損。而求作驚名不
特文士喜夸。即閨閣亦爭營子墨。深爲可訝。乃廣鼎流
傳。猶使痴兒眉舞。則更可訝也。嘉不向頗以玉臺著美。
聞有某婦者。能詩能畫。又能劍舞。炫其姿才。不可一世。
有某觀察以千金聘之。婦不肯脩小星也。旋舍之去。梅
里大家以厚幣延爲閨塾師。名藉藉吳下。今春見其所
詒某夫人一箋。詩書畫並醜。不可耐。僭使冠巾束帶。殆

不。裝。與。三。家。邨。牧。牛。兒。授。句。讀。也。乃。知。香。齋。崇。飾。百。無。
一。真。余。舊。撰。定。秋。燈。集。四。卷。自。此。當。毀。藁。六。
秋燈集蓋
卽俗本名
媛詩歸芟削
刊定而成之

謬崖勝說卷二

新城章 極亭田漫綴

昔遊

鍾岱峰評
如一幅畫圖

富春江繞嚴陵東下。抵富陽縣。有小山當江口。曰鶴山。山城埤現。環出巖岫。麗譙俯瞰。風帆沙鳥。數十里可極目也。顏曰。春江第一樓。實踞勝概。甲辰秋。余有所訪。棹小艇渡江。行長沙上。鴉舅萬樹。霜葉絢爛。蒸如丹霞。苦竹江村。斜陽零落。迷不復得。所訪心頗惶迫。遇一竹塢中。有村童抱書出。詢之曰。何氏村也。入視塾中師。則嘗於武林試院中相熟者。會已暮。主人從外歸。負晷畧佩答。

鍾岱峰評
琴髯柳州西
山等記
高梧村評
何夜無月安
得索解人共
之

簪提瓦甕白酒相視而謔師前爲余道所以主人笑曰
茅簷土銼能止一宿乎余度不能返所寓因諾之已而
煮魚煨醪進糲飯疆爲一飽與其師共臥一竹牀中夜
寒甚不能寐江月入牖晃耀如雪起步簷外雖濯鬼冰
壺不是過也及朝曦上林杪乃別之而出每憶此宵情
味想沮溺丈人于今何遠是夜次兒力收生于家
鶴山最高處有小祠垣扉俱無冬月山高風烈人跡鮮
到有丐者年可二十餘操西音日從城外酒家乞甕底
濁漿飲之著一疎布單襦寒暑不易身外無一物也夜
卽登山頂危坐祠前石上如此數年人皆以顛目之余

高橋村評
野趣適情一
往有深致
鐘信峰評
佳境豁塵襟

其人氣體充悅。殆非顛者。且冱寒冰雪。實可殺人。豈
顛而遂能耐耶。惜當時未與一語耳。并志之。

溯江西上三十里。爲洋漲沙。余宗人數十家。析居于是。
凡瀕江之地。長塌無常。沙磧淤隆。漸成聚落。大率皆瘠
土也。獨宜梅。居人遂以造烏梅爲利。菰梅如麻。綠陂被
坂。亘十餘里。彌望皆梅也。隔江亦然。碧堤逶迤。翠嶂層
疊之間。玉樹珠林。族族如薺。鼓楫緣沿。春風習習。香雪
撲烟。濤中尤極可玩。何必遠舉羅浮。庾嶺哉。再西上三
十里。曰港口。此走嚴陵道也。江岸有山。曰將臺山。或謂
錢武肅王嘗于此閱水軍。或云方臘也。山上石版長博。

巨小不一。側臥苔莽中。凡數十枚。無敢動者。蓋建臺故物也。予戚余生家其地。嘗登覽之。亦甚奇。

左傳哀公十五年。楚子期子西伐吳。至桐汭。杜預注。在廣德西南。約畧。今廣德建平間也。康熙後壬寅。余遊建平。一城如斗大。無登眺地。有宗氏者。邑之巨姓。忠簡公裔也。宗君士元最善予。爲言出東郊三十餘里。爲伍牙山。相傳子胥伐楚。建牙地。山不甚峻。而秀拔。山下岑君祖期。乃其中表弟。亦勝侶也。遂策蹇往遊。祖期好客。而飲戶甚大。庖饌俱精。留五日。日在蹊山。罇杓間也。余別有記并詩二十。山頂爲子胥廟。其下有泉。當廟堦外。中有物餘首。別見。

類蜴蜥。背青腹深紅。具五爪。取置他器。封識之。閱宿輒亡。去蓋神物也。每旱。禱之輒應。此亦深山大澤寶產。龍蛇之徵。無可疑者。

建平邑西有村堡曰諸葛城。四周土墉。隱隱隆起。居其中者。可數十家。疑鄉人嘗築堡以避寇者。然其中居民生兒。俱不出痘。痘症行時。外人或攜兒避入堡中。輒無恙。則理有不可曉者。或地氣有殊耶。

東坡遊白水佛迹山。下有水西流。因作小詞。有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尙能西之句。天下水少西流者。惟建平。卽溪繞城西流七十里。達於南碕湖。其水極清駛。

繇城東門至西門僅里許。然東門之水釀酒味佳而質重。西則味劣而質亦輕。理有難解者。侯秀才鳴珂家城東溪上。數招余過飲。家釀甚美。道北有小庵。嚆城王生寓其中。王知醫而草書甚工。庵主老僧號隱泉。年七十餘。嘗遊吾邑之徑山。談少小腰包行腳時事。娓娓可竟口聽。治伊蒲饌亦殊芳潔。談久共飯。侯生輒從牆頭過。濁醪爲助。余每過卽有詩紀之。侯生之父居闔閭中而有壹行。嘗再拜索贈言。余亦不能拂也。

山月。嵯峨水月。森皓各得相助之韵。余平生僅兩宿徑山寺。看新月浮紫翠間。與虞淵蒸霞相映帶。羣峰霧漲。

高梧村評
真鑲冰彫瓊
手雲英化水
光彩我同不

香。靄。無。定。態。而。已。惟。水。月。既。之。獨。多。因。境。殊。觀。約。畧。可。
記。不。能。一。語。括。也。嘗。與。汪。子。方。岳。爲。洞。庭。山。之。遊。以。仲。
春。十。日。到。吳。門。是。夜。蘇。木。瀆。出。胥。口。長。堤。野。岸。寂。無。人。
蹤。踞。鵝。首。小。飲。月。正。當。檣。頂。舷。下。淥。波。悠。悠。水。光。眩。人。
眸。子。岸。艸。露。濕。時。復。珠。珠。有。輝。遠。睇。上。下。相。屬。處。正。似。
茗。椀。乳。花。碧。白。吹。漾。因。與。方。岳。坐。談。至。夜。分。不。能。寢。舟。
中。搗。水。嬉。紙。炮。數。種。令。僮。輩。點。放。飛。者。星。流。汨。者。鴟。叫。
又。一。樂。也。十。四。日。維。舟。縹。緲。峰。前。風。烈。不。得。發。次。夕。移。
棹。湖。心。最。空。濶。處。養。輪。西。下。素。魄。東。升。盪。胸。豁。背。交。暉。
合。鏡。漸。久。而。一。輪。圓。滿。挈。三。萬。六。千。頃。作。水。壺。世。界。矣。

是乘月弄潺湲
便得此中佳趣也

詩。崖。賦。詠。卷。三。
自顧此血肉軀似不信會到此境者無它境勝于意意
欲于目恂恂不自持也時水禽拍拍波面跳魚作潑刺
聲大約湖浦所同不足述惟東山諸峰差近月輪正摩
其項山琬琰橫波之上似欲蕩成縷縷烟也余朗誦舊
句萬頃晶瑩天上下數峯空翠月東南似預爲今日紀
者此外西泠武邱苕川之碧浪湖宜興之西沈皆會乘
月過之無大殊異雍正乙巳三月北上舟入黃河過宿
遷五十里碇泊野次同舟皆有戒心踐更守望然大河
月色之奇真足冠平生也蓋水聲澎湃潯頭騰踴月墜
中流實有魚龍出沒之勢倚舵樓邊目攝神悸怛然不

同梧村評
六言曲而中

敢言笑而野氣莽漠與江南絕殊月色亦微黃而稍酣
不若曩所見之冰容雪艷也觀此便有悲歌慨慷棄繻
縛袴之意夫木實之月野而逸具區之月曠而遠大河
之月雄而奇畧足以盡水月之勝但未知滄海溟渤之
觀更當何如耳

包山林屋洞之奇聞于前世言其中空洞遼遠西可以
達峨嵋東盡兜冀其說荒怪不可窮詰然予謂光天之
下方軌八達有何窒閼處而顧從地底尋出頭耶此絕
可笑也洞口在山根甚窪下頂如一間屋地皆積潦其
左有小口僅可容蛇行此入洞之路窈黑蒸溽望崕而

思能進者鮮矣。土人言冬春洞中焦熱異常不可入。入者必以盛夏或早秋則涼冷不喘汗也。洞口有潘耒等鐫石題名。西去數十步別有巖曰陽谷。壁上有宋范至能題名。又某令禱雨至此作隸體百餘字皆大書深刻。披蘇視之道整可愛。

石公山是震澤最勝處。自山根至岫石勢萬態無不嵌空玲瓏。支岩別嶂。橙柚楊梅朱櫻盧橘之植殆無隙地。粉垣丹檻層層繚繞于花林石竇間。自舟中望之真風塵外境也。登山則巷陌交通自成村落。招提蘭若映帶林邱徘徊竟日不能去。

高梧村評
曠如奧如

古有天下四大奇之說。其一爲廣德坦藏。乃廣德州之橫山祠山神廟也。世傳神爲張渤。浙之長興人。生而神靈。嘗躬爲大猷。役陰兵以開聖濟。會其夫人來儲之。未及易形。慙而去。功用勿成。歿後廟食於此。祭之日。牲牢踴。俎充牣焉。祭畢。坎庭中如阱。而悉瘞之。扃其戶。明日視之。潔如埽。雖全牛鉅鼎。無存影響者。又按明憲義碑記。言山之所藏。廣大悉備。但畏神之靈。無敢竊發。而他書亦往往言其時出珍怪。以駭人觀聞。未易識其所以然也。癸卯秋。余由長興四安舍舟買籃輿。六十里出廣德城西關外。止逆旅。日未暘也。去橫山僅里餘。亟往登。

覽山小而庠。無他奇踞其勝者。惟祠山廟也。神像偉異。環殿而列坐者。皆其子胥甥姪。並有王號。朵殿像設尤倣詭可怖。曰五猖並啣刀。搥臂作攫拏狀。自州以西諸邑聚咸崇奉之。迎賽甚盛。廟前鐵人四。長二丈。露立于門外。云宋範也。至詢埋藏之說。則云久不然矣。相傳明之中葉。有守土吏。祭畢之夜。密覘之。見大蛇吞嚼祭物。伏弩射之。驚而去。自後瘞埋之例遂革。然神之威靈。歷千年崇戴。自若也。自廣德以上。以豕肉爲大葷。齋日惟忌豕。他肉不忌也。以神嘗化身爲豕之故。習俗之異如此。祠山埋藏之說。見宋史儒林傳。黃震爲廣德軍。嘗禁絕之。

京師山水之勝。以海淀西山爲極。然軟紅中無閒人間。

高梧村評
翳然林木便
自有深澗間
想也

津者蓋絕少也。余于雍正三年四月入都。五年三月南
旋。留滯兩載。日從馬首望西山晴翠。竟未獲一至。稍暇
步屨尋幽。惟王少傅崇簡怡園一再過。廊軒窈窕。堂室
宏深。不必有殊絕之賞。佳處在西南隅。一亭亭跨石泉
之上。錯落置十許磯。泉迴環漱其根。引以爲流觴曲水。
亭外土坡迤邐。老樹蒼藤。有巖壑自然之趣。每靜對移
日。不能去。此外則黑窰廠之陶然亭。最可登眺。以寄江
鄉魚鳥之思。嘗于新秋。獨往碧水黃蘆。荒亭獨樹。遠山
然絕俗。疊疊殘照。依依絕似江南野意。黯然銷魂。轉增愁味。然
不逾跬步。間轉輪穿巷而達九衢。卽浩然人海。心目盡

移利鎖名韁與越阡度陌僅隔一兩衙衙地界也此處亦可發人警悟之機

廣寧門外十里有廣濟堂爲好善者振危恤困之地凡施樁積藥餌之屬必于是其外金碧爛然香燈嚴潔除下樹穹碑堂中列裀席精籃也繞繚垣東出小門隙地積楊木薄棺如山又其後磚房數十間比如號舍分天地人字爲三門門內各有複道俾典守者引入視之皆諸無告者停頓處也其法以十一月朔收入日給二糜明年二月初縱遣之以度嚴寒之苦其病者別處之老人小兒壯者又別處之悉榜其門井井如也然每房大

不逾十尺。火炕占其房之大半。諸無告者。大率皆赤體。毋炕不下二十人。蹲坐嘈嘈如箔中蠶。如筍中蠶。反鍵其門。非給糜放洩。不許一步出也。穴牕紙窺之。穢息外達。雖苟延殘喘。殆與地獄變相。所繪諸苦惱狀。無異哀哉。時爲丙午仲冬。正奇寒。釀雪。吾友汪方岳南歸。與諸子聯車送別。至堂小憩。因入而按視之。喟然謂諸公曰。出外視內。一垣之隔。現列著地獄天堂。何必就浮屠氏詢因果耶。因此念。圖往中之苦。當有甚于。是者有心治術者。宜以爲籌慮焉。諸公以余爲迂。咸目笑之。

明劉同人

伺

帝京景物畧所載諸梵宇。今問之多非其

舊惟報國大慈仁寺。古剎也。雖偃松奇蹟。久不可問。而
規制宏深。猶昔然。朽剝甚矣。與內城之護國大隆善寺。
並以廟市期集。月三會。百貨聚焉。由寺門外里許。至寺。
最深處。幔亭簾舍。皆滿。遊觀者。市易者。叢叢簇簇。揚袂。
灑汗。振雨流風也。隆善寺。居西番喇嘛僧。康熙中重建。
有穹碑。記文。我

聖祖仁皇帝御製也。國書居前。中漢字。後梵文。蓋譯
而三書之。寺名始宣德。其前本大興隆寺。卽姚少師廣
孝罷太廟配享。移祀于此者也。

燕中氣候。向稱極寒。今不過與江浙髣髴。然堅冰徹底。

仍拽冰牀以代車騎。則南中所無也。燕地冰牀。一人挽之以行。無甚好致。丁未二月初出都。過趙北口。時阜城以上途多淖陷。令從者隨騾車繞道行隄外。而自坐冰牀。絕湖過之。操牀者立牀尾。用竹篙一點。則激行二三丈。厥聲劃然若棲吾身於鳴鏑之上。御風而蜚。也不覺駭掉。以手據牀。不敢釋。既稍久。則縱送自如。快意殊甚。然入春。冰已欲釋。牀僅兩人。故輕可度。有同行者。徑引車行冰上。未半道。雙輪陷墜。悉撤其所載。聚多人拔之。乃免。幸水本不深耳。

嘗以隆冬有急。從餘杭赴新城。冒大雪。走亂山中。與從

者相失。廼暮迷道。憊甚。不能前途絕行人計。時已昏黃。但漫山皓縞。如未夜耳。方惶慙。顧見巖半有小屋。亟援冰柴撥小逕。投之。至則僅矮簷一區。無門扉。磚龕數尺。供小像。殆社公媼之屬。村疇所以賽田祖者也。度無可奈何。卽解褐衣蔽龕半。而危坐其側。寒夜甚長。風饕雪厲。當無活理矣。俄頃忽覺。盎然溫煦。卽依壁熟寐。及覺。則已曉。旭上檐端矣。欠伸驚起。肢體舒適。雖筦簞之安。無以過也。恐非神庇。不至此。再拜而行。見岩畔雪中虎跡。縱橫駭愕。益甚。前五里。及村店。從者亦在。相視大驚。因言昨所止處。主人失聲曰。此虎窟也。左右悉咥。阱君。

高梧村評
寫難狀之景
子目前峭備
似似柳州

何以免。蓋平生險事無逾此者矣。每一憶之。猶爲怛然。
心掉云。子冬夜最難得寐甚或
反側終夕盼曉如年

泉之奇者類有理可推。如溫泉之下必產硫磺。硃砂。甘
泉之源必產杞菊苓朮。濟南之趵突因濟水伏流得穴
斯騰湧也。粵中之潮泉由地脈通江應潮汐盈縮也。雖
驟觀似可怪。而褻之于理氣之感實爲至常。獨吾新城
廣陵鄉之咽泉至今思之不得其理。泉穴在山根高于
土田亦可盈丈。穴口大如一石之甕。稍進則如喉舌頸
項間窄而下達。窈晦不可見矣。泉未出時涓滴並絕。頃
聞洞中若松風颼颼。卽清泠噴湧決決焉。循坎而下注。

如瀑雷。不過半刻。卽止。涸然如初。約而計之一晝夜。可消長三四度。終古如斯。大旱不竭也。地名楓林塢。在亂山深處。既非江海潮汐所能達。亦無溪流浦溆以灌輸之。誰爲茹吐不爽者耶。余枌榆之舊在是。每歸省墳墓。輒攜尊削脯。拉一二喜事昆弟子姪。盤桓竟日。乃去。土人名爲謁水靈感泉。謂須謁拜乃出。至今過者必炷香拜之。此婦孺鄙俚之言。邑志改咽泉稍雅馴。余爲近體四章紀勝。在浣雪堂集第九卷。

吳興山水清遠。見稱古昔。然佳處必以弁山爲最。玲瓏山亦其支阜也。有大穴在山頂。直下如井。大如一間屋。

繞穴大石林立而皆無根。據石俯闕穴中峭壁巉巖青
紅紺碧奇詭萬態。窅然不見其底。臨之者皆股慄。遊人
或燃紙燄投之。響振一山。石勢岌岌欲搖動。古稱金井
洞。今以黃龍洞呼之。蓋嘗禱雨有應。其中必有神物焉。
非謾說也。震澤三萬六千頃。與七十二峯。由山顛望之。
如在几席間。余別有記并詩紀之。

湖罷向稱有管夫人墨竹。在天聖寺中。辛卯冬日始往
遊。殿宇隘陋。東西粉垣並寫墨竹。以木柵障之。始看西
墻墨氣濃郁。近時余笑謂素知此中人善妄語。此定非
仲姬手筆也。旋看東壁斑剝尤甚。細視久之。則數十竿。

遠超然巖埃
之外

請崖壁說

卷二

十

烟。橫。露。篠。簡。遠。蕭。閒。隱。隱。有。飛。白。石。數。枚。然。大。半。不。可。辨。意。謂。此。殆。真。蹟。無。疑。矣。又。前。楹。一。堵。約。畧。是。松。石。瀑布。剝。落。又。甚。于。前。上。方。有。題。跋。亦。殘。缺。前。一。行。有。松。雪。二字。次。行。有。東。壁。一。堵。四。字。三。行。有。松。雪。夫。人。管。五。字。末。有。成。化。及。同。知。張。應。雷。等。字。蓋。張。君。廼。成。化。中。郡。丞。此。其。所。跋。竊。意。所。見。松。石。瀑布。乃。承。旨。墨。妙。東。壁。則。夫。人。所。寫。西。乃。後。人。所。增。耳。歸。攷。郡。志。亦。有。祇。存。三。壁。西。牆。圯。而。復。築。之。語。而。前。垣。果。松。雪。遺。墨。也。夫。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時。世。陵。遲。何。所。不。盡。况。此。磚。坏。粉。堊。之。區。可。留。以。永。在。乎。卽。由。余。所。見。之。日。溯。之。到。今。且。二。十。稔。矣。

想其損。餌又愈于前。聊復筆之以志前塵。影迹而已。寺之兩棟。蟠木刻龍。一順一逆。相傳二龍。嘗飛出浴寺前池中。爲老僧所見。遂倉卒還。蟠順逆錯。疑今榜于楣曰。錯龍盤殿。以表其異。予題一截句。有云。爭如直上天衢。去休。向人間。更錯盤蓋。亦存而不論之意云。

予雖乏勝情。而千秋懷旅思之感。領畧既多。排遣無術。故平時不大喜出遊。惟九日登高在家。在客。率未嘗錯過。每度輒有一詩。酒邊揮翰。散落桐牋。存者不能一二。今就其遊屐所到。綜計之。少摘數聯。以見情景。於燕一登黑窯殿。陶然亭。一登慈仁寺。闌于吳興。一登峴山逸。

老堂一登飛英塢于嘉禾一登駕鸞湖烟雨樓一登真

如寺塢于郎步登旌陽門外文星閣于吾新一登塔山

擁翠亭一登百丈山舒嘯亭又于舟次塘棲登清流寺

昆盧閣而餘杭之獅子山蕭王臺方山木屐腳岳潭舫

亭諸處各一再登焉木屐腳者東鄉小山兩石相比形皆削成而正方高三十尺許其上

平如砥可布十人席土人以形似名之實詩之僅可憶

奇景也但登陟殊險余戲呼之小華山者如紫塞飛鴻天咫尺盧溝蹀馬日高春慈仁寺閣天垂野

幕收平楚風動清商急晚陶然亭輕陰不動窪蹲古小

雨初收碧浪閒峴山。山有唐李適之烟空鳥劃平林

去天淨青連列岫來飛英塢溪上白鷗新識面墻陰蒼檜

鍾公峯評
金蓮垂琳頂

高橋村評

元圖積二無
非夜光

老橫秋郎川文簫鼓暖融烟雨色樓臺涼徹水雲香烟

樓四井楸枰紅樹杳一溪衣帶綠苔長湖山餘杭南

堤如十字稱為四井者鄉曲之言也舊九日茱萸憐故

國千秋後鳥弔忠魂四塔山新城為予故里平生僅三

守遠邑落帆小市尋佳節極目危欄送客愁寺閣數點

烟巒迷紫翠一筇斜日步蒼寒舊今全篇存集中者惟

陶然亭二首餘並失之至武林吳山紫陽韜光諸勝雖

過之最數而九日題餽未嘗一遇故吟情竟不屬焉

嘉興府治西南一里所舊為金陀坊宋管內勸農使岳

倦翁珂鄂忠武王之孫而霆之子也嘗留此著書所謂

高梧村評
以一語迥
然埃壒

程史金陀粹編諸艸是也。後曹侍郎溶得其廢園。葺治之名曰倦圃。凡再易主而歸汪氏。近復鑿池壘石。益治樓館。勝概甲一郡。余丁未南旋。寓此者四年。園有鴨脚樹四株。大者數人圍。高拂雲表。相傳爲倦翁手植。樹旁有小樓曰芳樹亭。曹侍郎嘗得廣陵名姬。時稱探花蓋承平餘習屐諸郎品定花案。貯樓中。日擁之。縱飲樓畔。怪石崿岬。老梅古桂各數十株。錯立蔽虧。秋夜月上林端。疏窗四開。尤極可玩。澄宵籟寂。芳氣滃涌。叢薄中此園中第一勝概。余四年中領畧不少。而遊人過此。覘其粉黠丹陳。莫之賞也。

范蠡湖在金明寺後。卽倦圃之東地。實鴛鴦湖壩。殆是

積土湖中。規之以立城址。因距此一方之水。于城內耳。

相傳某年水涸。濬湖。其下有沉舟。半在城內。半在城外。

因謂越滅吳。造鐵舟以沉西子于此。此固悠謬之談。然

語有所本。楊文憲雜著脩舉之約畧今秀州至平江一路多附會

當年遺蹟。如語兒涇。謂范蠡進西子於吳。凡三年始達

傾脂河。在郡治西北。楞嚴寺旁。學繡里。亦以西子得名。之類多

不勝舉。遙遙二千年。陵遷谷改。亦不必爲之深辨也。惟

金明寺山門側。砌短碑。鐫陶朱公里四字。則不學者所

爲實可剔去。此間旣與陶絕遠。少伯亦非在此地。自名

高梧村評
儵然自遠

謗崖勝說

卷二十一

朱公卽於此解纜入湖。亦本非其里也。余題一聯致少伯祠中云。人今往矣。風千古。我所思兮。水一方。庶見湖名繫范。終不敢刻舟求劍之意云。

城東五里外東塢寺有朱買臣墓。城內天寧寺有嚴助墓。並歸然如小邱。朱墓有老樹十餘章。嚴墓童然而已。然景象尤蕭曠。余每遇風日晴好。輒獨往憑眺。往往盡日。

橋李僅數株。在城外七八里淨相寺中。或云王安豐故宅也。核小而味美。大于小兒拳。每顆有爪痕。相傳是西子所招。亦太真一捻紅之比也。咸謂寺僧苦需索。薪之

久矣。然五六年前。猶有啖此者。疑隱僻之地。仍有靈根。未斲耳。又余年來所食之李。亦間有肉厚味甘。絕異常產者。諦視其側。頗微類爪痕。每顆皆然。恐此種白未泯。絕不然。橋李之名。見于春秋以前。歷年如許。經劫灰不少矣。而遽斷于此日乎。

鴛鴦湖近城處曰濠股。明末吳氏勾園故地也。吳本寒士。嘗歲除日。求升合米不得。徬徨道周。有賣餠。以擔頭米數升錢百文周之。得志後。以宜興爲輿援。恣行賈。曉黷貨亡。屢貧時交遊勿憶也。其夫人頗賢。召賣餠。妻以百金。勞之。吳嘗構是園。窮極土木之麗。其樓臺燈火。

鍾岱峯評
通韵悠然

簫鼓綺羅之盛。見于吳梅邨。鴛湖曲。及錢虞山詩者。可
約畧想見矣。後以事見法。今其地已爲漁莊。惟老柳數
十株。蘸波捎雨。尙是當年故物。遙望之。羃歷迷離。猶極
有致。舍舟緣陂而入。則漁娃。罟師。七八家。蘆中繫艇。柳
下曬罾。蟹。鮓。鰕。籠。錯落灘畔。亦頗不敗人意。余嘗與二
三友。挈小舟。挈鑪榼。就柳根席地小飲。臨風感喟。每致
沉醉。其前距水面百步而近。卽烟雨樓就樓中看湖。不
若就此間看樓之妙也。

庚戌長至。鶴村先生招集敬立堂。時方岳歸自京師。
而余又將還里。慨然于聚散之不常也。出二玉盃行酒。

高橋村評
文亦斑駁陸
離其名其實

一、蒼碧園徑九寸深四寸以屬余一純白園深如前而
殺其下三之二以屬方岳各引滿者三坐客之能飲者
亦以次及余因戲言李太虛先生館婁東王氏與吳梅
邨之父同舍歲晚合尊太虛醉揮玉杯而碎之及朱竹
垞先生在王方伯署中出白玉盃泥飲頽然伏几盃及
石案有聲舉坐色然駭二事願先生無多酌我我乃酒
狂不啻也先生笑不應有頃座中起更衣洗盞再酌先
生乃更出所藏玉尊罍栢竿之屬悉陳于几有若卣者
有若匡者有若卣者有若敦若癡泊雖彝者或修若匱
而兩螭抱其耳昂吻下飲李適之之玉璫琤也或翹若

誇崖脍說

卷二

七

爵而銳珥。可操東阿王之鵲尾杓也。或卷若片葉。或剖若半匏。烏孫之青田核。玉局之卷荷衣也。其它製象古雅。色澤瑩潤。目不給賞。綜計凡四十有八。屬予一一飲之時。已醉。度不能徧。則選其式佳而容多者。以次酌焉。自始至徹。約飲名醕斗餘。顧不極醉。踏月返金陀。令童子瀹茗以進。剪燭紀之。十年後閱之。卽不異。夢華碎錄也。